



调研笔记·数字文化③

名家名笔

「艺术+科技」的思考

王宁



▲王宁(左)与姚爱兴(右)参加“实施国家数字化战略，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”专题调研

5月4日至12日，邵鸿副主席率全国政协调研组赴湖南、广西开展了“实施国家数字化战略，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”专题调研...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文化和科技融合，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，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...

我今年的提案也涉及“艺术+科技”这个话题，这是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内容，并结合国家大剧院的艺术实践所做的一个提案...

180场，总点击量超过47亿次。我们还成功完成全球首次舞台艺术“8K+5G”直播...

当前，各地在推进数字化战略方面也实现了良好起步，但就真正实现数字化而言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...

一是推进数字化要明确发展目标。数字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，与其他行业的数字化不同...

二是推进数字化要避免流于形式。各地文化企业已经普遍把数字化视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...

三是要不断探索适合文化发展的新技术。当前，文化领域与科技领域信息沟通还不对称...

四是要通过技术的迭代更新，驱动艺术品质不断提升。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会带来艺术创作的变革...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国家大剧院院长)

女儿

闰女的生日昨天过去了，但没有“过”过生日的那一套吹蜡烛切蛋糕吃面条的程序...

小毛毛不小了，30好几都有儿子了。但在父母的眼里，她永远是孩子了。至今她常常都会在吃饭的时候叫我...

一般说来，天底下的父母都是记得住儿女的生日的。但也常听人说，有不少的儿女是记不住父母的生日的...

要说谁记住了父母的生日就算是孝顺?要说谁记不住父母的生日就算不孝顺?我不这么认为...

其实儿女也只不过是人生在世的一种结果。无论是好果还是坏果，都必须自种自收，自作自受...

闰女八岁生日的时候，我正随原总政歌舞团小分队在遥远的海南下部队慰问演出...

我的毛毛是一粒殷红的樱桃 放在我喜爱的手里如捧着一颗太阳 在她的阳光中我感受着人生的快乐

在我的歌谣中她熟睡地长大 渐渐地不再需要我港湾的臂膀 从她奔跑的身影里依稀化作一只白鸽

委员笔记

我是在下午4点25分的时候进的上海动物园。

这个时间去动物园，我自己都觉得又新奇又特别。起因是路过动物园门口的时候，被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呼给吸引了...

进还是不进?问题直指心灵。记忆里搜寻上一次去动物园是什么时候?一时间居然想不起来...

我努力回想着，几乎没有来过上海动物园!真的孤陋寡闻了。世面见得少，会妨碍想象力。

门票40元一位，进入园中，一幅地图介绍如何进入这个神秘世界。上海动物园建于1954年...

一想到自己要去看5000多只里面的一部分，真是兴冲冲、喜洋洋。而且这个时间点来到动物园，人少，树多，空气透明...

因为园子太大，为方便游客园区有小白摆渡车。我扫码，10元，坐上今天的“最后一班”...

花乡随笔三章

郝钧剑

放飞的线头终会拴在我的心头 维系着她的阳光下的我的人生 慈爱的双手空空天际也空空

我的毛毛是我老了时的一项草帽 冬天为我挡雪 秋天为我遮霜 当春夏的风雨尘封了我的双眼 唯有我的毛毛才能使我涌出热泪一行

学生

今天周一，大路上又该奔流着营生的洪流了。

营生这个词旧时多用，现在少用了。它应该是在破除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的“破四旧”的运动中被荡涤掉的...

昨天我在公益教室上了一整天的课，10多位同学除了在京的，还有分别从上海、天津、哈尔滨等地专程前来的...

一个人在黑暗中待久了，他会成为黑暗中的一部分;一个人在光明中待久了，他也会成为光明中的一部分。

当晚霞飘来的时候，大家纷纷挥别了我。望着离去的同学们，有的匆匆忙忙还要去赶飞机、赶高铁离京...

“莫名”这个词，现在也不见多用了。它可做无法形容解，正反均可用...

昨天我的莫名既有莫名的忧伤，更有莫名的欣喜。忧伤的是永恒的别离，欣喜的却是忧伤后竟涌出的一种淡淡的纯净和美好...

我爱我的营生。 我爱我的学生。 因为我们是创造光明的那一微不足道的部分...

写字

日前有朋自蜀地来，送我一支毛笔。毛笔是咱传统文化文房四宝“笔墨纸砚”中的老大...

我大概是在四五岁时开始学写毛笔字的。祖父、父母对我学写毛笔字的初衷，并不是要求我去学一门所谓的书法艺术...

我最初学写毛笔字时，先用的是羊毫，有人便对母亲说，如此将来钩剑的字会太软...

亲又赶紧换了羊狼兼毫。而今毛笔字写了有几十年了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字性究竟软还是硬。

48年前来到北京后，才有了点用毛笔的讲究。我曾向同龄人王铺兄偷学过书法，敬佩他用一支中短锋的“秃笔”...

当然，他们是书法。我仅是毛笔字。 应该是在40年前，我常常去原总政歌舞团的“邻居”中国画研究院去“玩”...

一眨眼，40年过去了，至今我写字、作画都只用“草帽崔”，无二。在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的第二代传人，但凡从老家河北任丘来京...

据说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的。 后来不见他来了，一打听，是他身体不好了。记得他的儿子后来也来过我家...

但我现在写字作画仍只用“草帽崔”的笔。我知道中国美术馆对面的“百花文具店”里有它的专卖...

今早看见了那支蜀笔，便想起了“草帽崔”，想起了如此过往，想起了那位朴实憨厚的卖笔老人。

(作者系第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，著名歌唱家，中国·东盟艺术学院院长，博士生导师)



倾听与告白

王丽萍

响着，再抬眼，五六只木头木脑的雕塑熊猫或躺或坐在你面前...

关于大熊猫馆，我想起一个特别的故事。去年一月我看见在医院工作的肖老师发的朋友圈...

我酸溜溜地说：这个牛，真可以吹一辈子了。 原来，有只熊猫的牙齿蛀了，不方便进食...

现在，我来到了大熊猫馆，有那么一刻，竟还有一种熊猫比人多之感。从大玻璃窗望进去，一只熊猫在睡觉...

大熊猫馆很有趣的地方，还有一排可供观看的熊猫食谱展示，告诉大家熊猫喜欢吃什么...

我给肖老师电话，她激动地叫起来：我想念它们了!

声“呜呜呜”“嗷嗷嗷”着，黄昏的动物园里，我紧在椅子上，听着交响曲...

你一定不曾想到黄昏的动物园有如此奇妙且有趣的时刻吧?难以相信在四周渐渐暗下来的自然里...

我有多久没有这样倾听大自然里它们的声音了?又有多久没有面对面跟可爱的动物对视?

渐渐地，它们叫着叫着，有点欢乐了，你一声，我一声;你扯一嗓子，我吼一吆喝...

从边门走出动物园的时候，已是万家灯火。星光点点的都市里，有它们的声音，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倾听，我们告白...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著名编剧)



华夏